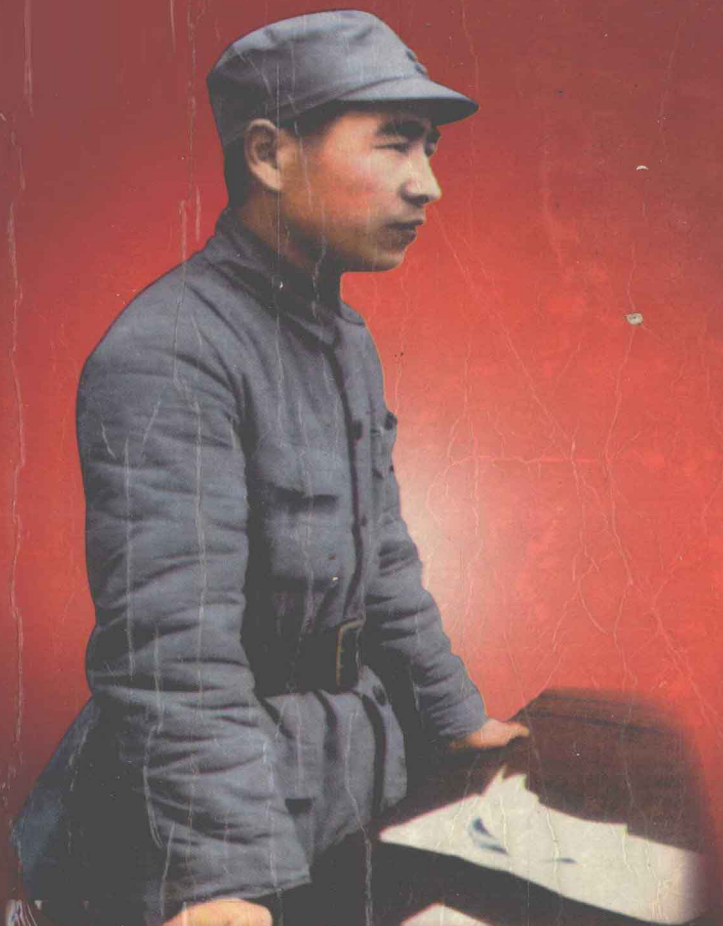


(珍藏版)

林彪之谜

上卷



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百万字宏篇巨制的描写林彪传奇一生的全景画面的长篇传记。本书公正、客观、完整、血肉丰满地写出了一位不是鬼，不是神而是内心世界丰富复杂，人生命运诡谲跌宕，军事才能卓著超群的人：林彪。并通过写林彪这个人写出了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共和国成立和建国后的历次大的路线斗争及围绕这些斗争中的各种人物的命运及关系。写出了在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与林彪关系密切而微妙的发展变化。

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林彪

新疆人民出版社

林彪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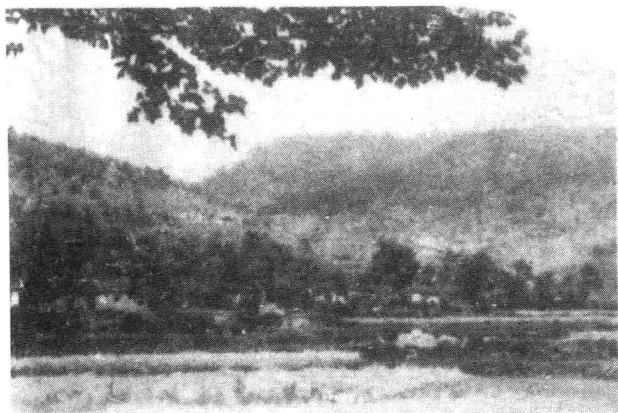
刘静田 编著

(上)

新疆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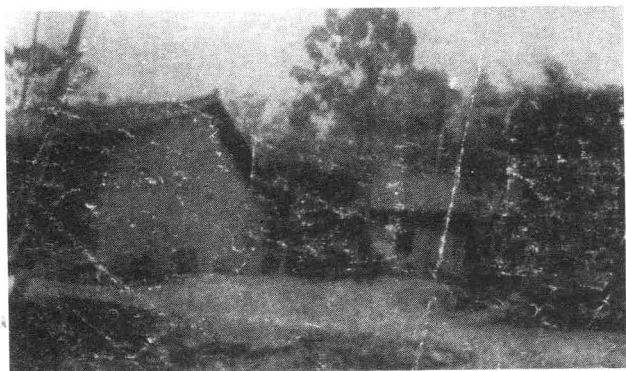
林彪



林彪出生地：林家大湾全景



林彪 父母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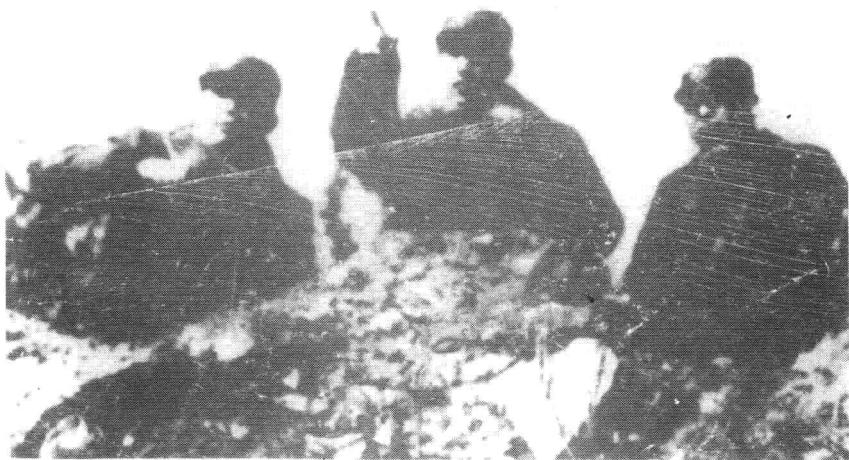


中间的小房子就是林彪故居，前空地原是林彪父亲苦心经营的织布厂。



七届一中全会的林彪
被选为中央委员

林彪(中)、罗荣恒(右)、刘
亚楼(左)在前线指挥作
战。





1938年冬，谢觉哉（自左起）、李天佑、林彪、赵品三、邓小平在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合影。

早年的毛泽东与林彪



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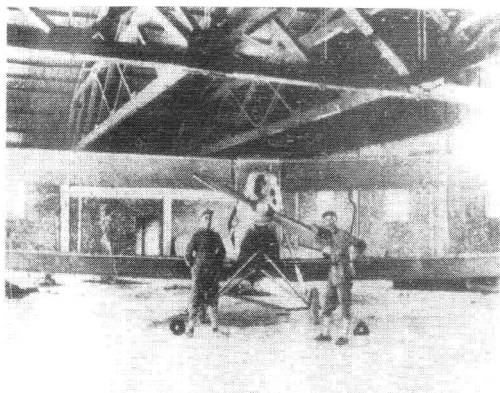
抗大校长时的林彪



林彪(右一)罗荣桓(前右二)高岗(后右
一)刘亚楼(后右二)



任抗大校长时的林彪



一九三二年四月，林彪与聂荣臻在漳州战役中缴获的飞机前合影。

任抗大校长时的林彪





林彪和毛泽东合摄于延安

林彪于一九二六年考入广东黄埔军校，历经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随朱德上井冈山，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后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中共红军的高级将领和重要干部。一九三六年六月林彪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校长（一九三七年元月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1937年1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图为1937年春，毛泽东、朱德与该校部分干部、学员合影。前排左二起：毛泽东、朱德、林彪、何长工；后排左四陈庚、左五贺子珍。

引 子

75年前，一个淫雨霏霏的秋天里，上海十六铺船码头正忙碌着。江上，一艘由汉口开往上海的江轮颤抖几下并发出一个长长的响鼻后，泊了进来。

在熙熙攘攘喧嚣嘈杂的下船旅客中，走下一位学生模样的少年人。他身子单薄，因营养不良而面无血色。但不大的一双眼睛却十分有神。

少年显然没有盼到有人来接船，只得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他几次找人问路，皆因土气的乡音而遭人白眼。当时偌大的上海滩，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位17岁的乡村少年，40多年后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大红大紫的人物，他跺一跺脚，甚至可让大上海乃至全中国晃三晃。

他这时尚未改名，叫着一个至今也没有多少人知晓的既文弱又有些女性化的名字——林育蓉。

林育蓉见没人搭理他，浑身上下也给雨水淋湿了，加之坐了两天船，觉得饥肠辘辘，这才从衣袋里掏出几个铜板，向街口对面一间破旧的烧饼铺快步走去。

他先买了两块烧饼，然后努力一字一顿地说出了堂哥林育南信上提供的住处地址，向老板打听。

“那是英租界，蛮远的。”

店铺主人递过来一个热乎乎的芝麻烧饼，随口道。

林育蓉为难地皱起了眉头。

“叫辆车吧，走路你可吃不消的。”老板怜惜地瞧着落汤鸡似的

林育蓉：“天凉了，淋过雨会生病的。”说罢，径自走出店铺，四下张望了一下，招手向街角停着的一辆黄包车嚷道：“阿三，生意来了，去英租界！”

“生意来哉——”蜷缩在车座上的壮年黄包车夫听见招呼声，猫腰站起身来，抓起车把高声吆喝着飞跑过来。

林育蓉见状，也不好推辞，心想与其自己一个人扛着行李在雨中不停地打听问路，倒真不如咬咬牙让认得路的车夫拉了去的省事，于是向烧饼铺老板道了谢，又问明了车钱，这才上了车。

黄包车夫觅着了生意，自是满心欢喜，一路上跑来甚是欢快，还不时掉过脸来和年轻的客人拉话。

“少年贵庚？”

“17。”林育蓉见到在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大上海这么顺利就摸着了去堂哥住处的门路，心里不由地轻松了许多。

“嗨，少年有为，来上海做事？”

林育蓉微微探出脸来向四周高大的石砌基座的大楼望望：“找门路当兵。”

“哦——”黄包车夫脚下生风，但却对他的回答甚感吃惊，回过头道：“当兵要苦得咧。”说罢，怕客人扫兴，又赶紧补上一句：“当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光会吃苦还不行。”林育蓉冷得牙齿开始打颤了，随口道。

“少年说得好。像我这样的泥腿子，吃的苦再多也没用。我一个老乡，先前也拉车，后来参加了青帮，现在到码头上去混了，总算熬出头了！”

“那你为何不跟他去？”林育蓉平时并不爱说话，但自下了船后所受的冷遇又使他对热情嘴甜的车夫甚是感激，故有一句无一句地与他聊起来。

“他们是血盆子里抓饭，我吃不惯的。嗨，这也叫胆小不得将军坐吧。”车夫自嘲道。

“哦？”林育蓉脸上的笑意消失了。他对车夫居然能说得出这句话而有些暗自吃惊。毕竟是大上海，连车夫都有一点儿见识呢。远处不说，就说自己这个即将吃粮当兵的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呢。

林育蓉不吭声了，一个人呆呆地想起心事来。

大革命时代，变化真是快。昨天还在乡下林家大湾的黄泥地里跑，今天一脚竟踏上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说来还真要感谢育南、育英两位堂哥，他们不从外边回来办新学，自己也不会去上学识字了。回想起他们在家乡办学社，慷慨激昂地议论天下大事，还带着他去将湾里古庙的菩萨打了，那是何等令人兴奋的壮举！后来，又在育南、育英两位堂哥的“长见识、开眼界”地鼓动下，他才说服以卖土布为生的父亲准许自己去武汉读中学的。到了那里，他才知道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大，求学是那样的让人懂得不干大事业枉为七尺男儿……。

事实上，林育蓉在武汉就读的共进中学，本身就是一所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新学，学生也多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共党团组织在该校亦十分活跃。林育蓉在这里经常见到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等中央著名人士。

1925年春天，林育蓉辍学重返学校之际，经育南堂哥介绍，在学校里秘密参加了“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才知道育南、育英两位堂哥原来都是“CP”（中国共产党），并和中共早期创始人恽代英等人长期在武昌从事工运工作。恽代英在北伐大革命中投笔从戎，曾给林育蓉很大的震动，尤其是看到年轻英俊的恽代英身着威风的国民革命军将官军服领兵出现在武汉街头受到民众夹道欢迎时，林育蓉心中投军报国的激情便油然而生。当时他曾找已担任中国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委员的堂哥林育南打听一年前成立的黄埔军校的招生情况，堂哥告诉他，恽代英已受命准备参加在武汉筹备建立黄埔军校分校的工作，建议他最好留在武汉等候招生。

“不能再等了。”林育蓉不愿再回乡下，家里已经在林家大湾给他订了一房娘家姓汪的媳妇，回去只能是成家过日子，最后的出路也不过是继承父业，卖布为生。

堂哥育南深谙个中原委，也就不再勉强，改口道，“这样也好，黄埔四期今年10月招生，在上海分有考场，你不妨去试一试。过几天，我和育英也要到上海总工会去工作了。”

林育蓉听罢，觉得时间已经临近了，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并说服死死不肯同意他外出当兵的父亲后，便只身启程赶赴上海。

黄包车夫紧赶慢赶，总算将他拉到位于英租界地盘里一条僻静街道的弄堂口，停下车，朝一座石库门沿指了指：“喏，就在这里。”便收了车钱，转身离去。

林育蓉总算找到了堂哥的住处。在这里育南、育英两位堂哥的工作十分繁忙，只有深夜回家时才有时间与他交谈。几天后，林育蓉忐忑不安地来到育南堂哥告诉他的报名处。

事实上，黄埔军校自1924年春季筹办时，除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所在地广州可以公开招生外，其余各省均因在军阀势力的控制下，无法进行，故孙中山委托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省代表回去后为黄埔军校秘密招考并选送学员。

林育蓉见这座酷似旧旅馆的报名处只有一间办公室开着门，便略微整了整衣领，恭恭敬敬地走了进去。

“来报名的？”一位教书先生装束的青年人从办公桌前抬起脸来询问道。

“是的。”林育蓉没有再往前走，在他面前站定答道。

“有人介绍吗？”负责报名接待工作的青年又问。

“总工会林育南。”他决定打出堂哥来当担保人。

“哦，我知道的，知道的。”“教书先生”微笑地站起身来，将办公桌上的登记册打开，往林育蓉面前推了推：“先报名吧，如果考试合

格我们会通知你的。”

林育蓉腼腆地往前凑了一步，他拿起桌上的毛笔在砚台上蘸了蘸，刚要落笔，却又犹豫了。他觉得现在既然报名投军了，就应该有一个叫得响亮的名字，叫什么好呢？他沉吟片刻，突然想到育南和育英两位堂哥，如果他们俩是两只大老虎的话，自己就该当一个小老虎，不就是“彪”字吗？想到这里，他打定主意，满意地点点头，好，就用这个名字吧。于是伏身挥笔在报名册上姓名一栏中迅速填上了“林彪”两字。

“林彪——”“教书先生”望着报名册轻轻念道，复又问：“林育南跟你是什么关系？”

林彪脱口而出：“他是我堂哥。”

“他跟我们上海执行部的恽代英同志也很熟呀！”“教书先生”关切道：“不过眼下他人已去了黄埔，在政治部主任教官。”

“我们也认得的。”林彪没有想到恽代英大哥竟然又到了广州，当即兴奋地说：“我想会有机会跟他见面的。”

“希望你努力学习，树立革命主义，奋斗为本，将来是会大有作为的。”“教书先生”神态认真地告诫道。

“我一定努力。”林彪兴奋起来，便又跟他闲聊了几句，才告辞出来。

经过考试，已有初中文化的林彪并不费力地就被录取了。并将和其他被录取者一道集中从上海乘船开往广州。这天，他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

当这艘轮船载着林彪等黄埔新生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时候，黄埔军校的部分师生正投身于由校长蒋介石任总指挥的东征军开始对盘踞东江地区的叛军陈炯明部的二次东征，经受着激烈战火的检验。打出了“黄埔学生军”的军威。

林彪及各地陆续抵达广州的黄埔第四期新生 2314 人全部集中后，即被编为入伍生团，首先接受为期 5 个月的严格的新兵训练。

应该说，进入黄埔之后，林彪在 2000 余人的入伍生团中，一直是个并不起眼的人物。在前三期的老大哥中，文有经孙中山先生亲自面试亲笔写信推荐给蒋校长破格录格的四川才子、介绍贺龙入党的周逸群，武有冒着枪林弹雨第一个爬上叛军踞守的惠州城，并将青天白日大旗插上城楼使得蒋介石命令全军举枪三次向他致敬并平步青云的湖南同乡陈明仁。在众多的黄埔精英人士中，自然一时还轮不到林彪这个 17 岁的“新兵蛋子”展露头角。前面所说的两个典型，前者曾是中共开创洪湖根据地的创始人并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后者亦在国民党中步步高升，官至中将兵团司令，然而，正如中国的一句老俗语：“十年树人”，10 年无论是林彪的黄埔同期还是前辈学长，均已不敢小觑这位当时身体瘦弱、沉默寡言、成绩平平且又不过问政治的同窗了。林彪的大名，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

内 容 提 要

历史在人事代谢、沧桑巨变中不断前进，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就因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深深地留在了这艰难滞重的岁月印痕中。

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出现与生命历程将影响着—个时代。

本世纪初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响亮的名字之后，历史慷慨无私地推出了令每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为之惊讶的十大元帅。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恒、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些元帅宛如当时支撑中国军队的十根巨柱，他们从战火硝烟、枪林弹雨中走来，又一个个或平静、或悲壮、或奇特地离去，从而给历时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林彪的丰功伟绩以及后来的折戟外蒙都深深地留给历史沉痛的思索……

林彪，—个人们私下有不少议论，世界上有不少传闻的人；—个竭力回避稍不慎引起麻烦的人；—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的人；—个24岁就当军长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个曾被尊为中国第二号神又被列为第一鬼的人；—个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个被毛泽东称为无与伦比的元帅、无敌元帅的人。

让我们带着历史的沉重与深切的哀怨缓缓地去巡行在这段令人悲愤、令人激昂、令人鼓舞、令人感动、令人无奈、令人哀叹怜怜的历史长河中……